

「我在這裡」：依納爵式的服務

大衛·費林明(David Fleming, S.J.)著
田愛菁譯

有一個句語能夠把依納爵式的神修表露無遺的就是「在所有事情上去愛及服侍」，原句依納爵用西班牙文寫出。他用這句描述一種恩寵，我們可以在《神操》的最後一個操練中找到，在該操練內的祈禱部分「默觀天主的愛」，我們要祈求的正是這個恩寵。

依納爵在操練的提示部份，提出兩點怎樣「去愛」，其一為愛情該用實際行動去表達，這比言語更重要。其二為有愛情的人會把自己所擁有的與別人分享。在依納爵的西班牙說話裏，「分享」含有「溝通」的意思。因此出現一個矛盾，一方面依納爵說行動比言語更能表達愛情，另一方面他又接著叫我們對所愛的人「說出」自己的感情，與這些人「溝通」。

依納爵雖然有幫助我們了解他對「去愛」的體會，對於「去服侍」或「服務」，我們卻找不到定義。如果我們在「耶穌會會憲」內找到70個「服務」或其不同形態的詞彙，我們仍然需要運用想像力，猜度這個詞語對於依納爵而言是甚麼意思。

我就是想偕同你們一起摸索「依納爵式服務」的含意。

在十六世紀偉大西班牙神秘主義者當中，依納爵羅耀拉是其中一位名列前茅的。他雖然在寫作中沒有如大德蘭(Teresa of Avila)或十字若望(John of the Cross)般反映他與天主交往的靈性經驗，他的神修遺產卻足以使他與前兩位偉人並排而坐。

要明白依納爵式的神修，就得先看看他在 1537 年的一次神秘經驗，他與朋友一起往羅馬欲見教宗，向他表達每人想爲他效勞的意願，在途中一件特別的事情發生了。依納爵在《自傳》[96]中提及這一次神視，但他沒有很詳盡描述，在《靈修日記》中他也有提及這次經驗，但只是簡略提到，他寫道：「我憶起當天，天父把我安置在祂兒子的身旁。」在拉斯多達(La Storta)的聖壇，依納爵接收到一個特別的顯示，他認爲是上主給他的回應，作爲回報他對聖母所作的敬禮，在該敬禮中，依納爵祈求天主：「把我安置在你兒子的身旁」。依納爵這樣描寫他的經驗：「他的靈魂經歷了一個大轉變，他清晰地看見天父把他安置在耶穌身旁，他半點不敢懷疑——天父已經將他安置在祂兒子身邊。」他「見到」(依納爵的神視)耶穌背著十字架。天父向依納爵說道：「在羅馬我將給你重要的承諾。」然後天父轉向背著十字架的耶穌，說出一個請求：「我希望你接受這個人，讓他服侍我們。」耶穌手中拿著十字架，望著依納爵說道：「我們希望你『服侍』我們。」明顯地這個神視是依納爵向聖母祈求的回覆，他已被正式通知被安排與耶穌一起，但這個任命發出時，耶穌是在行動中——背負著十字架。這個神視成爲依納爵式的神修的圖像，也與依納爵式的服務很有關係。

依納爵式的神修常被認爲是一種主動性強的神修，表現的方式就是「去服侍」。評論依納爵的學者注意到耶穌在給依納爵的邀請中用到的「你」應是眾數的「你」——「你們」，全句應該是「我們希望你們服侍我們」。如此看來，「你」不單指依納爵，也包含所有在依納爵式的神修中找到生命的人。當我們努力活出依納爵精神時，我們想成爲一個願意服侍的人。

由此前進，我們會問：究竟依納爵式的神修中的「服務」或「去服侍」是甚麼意思呢？依納爵有沒有幫我們理解「服務」的含意？這

個詞語是不是只局限工作完成或任務完成？「服務」是不是常常與計畫或工作有關？「服務」是不是局限某種行動或事蹟？

我建議大家與我一起探索依納爵在《自傳》中所提到的部分經歷，我們會發現「去服侍」的含意隨著他的生命漸漸改變。然後我們可以回到《神操》中找尋依納爵的態度，對於上主邀請他「去服侍」祂的國度這件事，依納爵的態度是開放的。

年輕的依納爵雄心壯志，他是那種夢想有偉大成就的人，他希望國王賞識他，然後他會服務國王直至立下大功，如果成就顯赫，他甚至有機會贏到一位高貴淑女的青睞。可是一個砲彈就把他的夢粉碎了：在法國與西班牙的戰爭中，法軍攻下西班牙城市邦布羅那(Pamplona)，砲彈打斷了依納爵的腿，也粉碎了他的夢。在他漫長的康復期間，他住在羅耀拉(Loyola)的家族堡壘內，與兩本書為伴，其一為 Ludolph of Saxony 寫的基督生平，其二為 Voragine 寫的一本關於多位聖人的生平故事，只有這兩本書充塞著依納爵的閱讀時間，但這兩本書產生了影響，依納爵的夢想回來了，他充滿激情，只是這次的挑戰不同了，他希望如那些聖人般，立下豐功偉業，但全都是為基督君王而作的。

雖然「服務」仍局限於豐功偉業中，依納爵發覺自己在聆聽一把靜悄的，細小的聲音在他內心內，逐漸地，他開始注意在他內心內感動著他的不同情緒，有些留給他悲哀與失落，另一些卻給他喜悅。於是靠明辨這些情緒，他開始明白天主的一種語言，他有時長時間凝望天空的星辰，心內有股動力想去服侍天主。在夢境中，他問自己究竟真正渴望做甚麼。作為答案，依納爵從夢中內容感到自己應該作一個朝聖者，前往耶穌居住過的聖城。

這個時期的依納爵代表福音中的第一批宗徒，耶穌召叫他們，依

納爵有如伯多祿和安德肋，雅各伯和若望，也似稅吏瑪竇，聽到耶穌叫他跟隨，他就立即跟隨。雖然依納爵仍然存有創立功業的想法，但同時他只知道在此時此地——在羅耀拉堡壘保養身體——他想跟隨基督，矇矓地他感到這個跟從像是引領他前往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該是「聖的」，因為耶穌在該地方出生和死亡，他想與基督認同，那就應該算是服務，而且也許他可以拯救靈魂。

「跟隨」就是服務的一種方式，「跟隨」未必需要做一些事情出來，反而使一種態度，我們的態度應是一種積極的被動，我們讓別人帶領，我們在後面跟著。對於福音中的宗徒及在羅耀拉的依納爵而言，服務耶穌就是一味跟隨，無論祂領往何處——對於依納爵而言，這是新發現，也是他的第一種服務耶穌的方法。

在茫萊撒(Manresa)這個地方，依納爵經歷另一個階段，這裡他進一步理解何謂服務。在上主的恩寵帶領下，依納爵走了一條長而曲的路途。他變成可供差遣的，他願意前往上主帶領他往的地方。

在茫萊撒，依納爵最初堅持自己服侍基督的方式，他定下規矩每天要祈禱七小時，他執著地用完全禁食的方法來取得天主的恩寵。有個問題正好顯示他有一個大誘惑——你怎樣繼續忍受你得活著的未來的七十個年頭？(《自傳》#20) 依納爵遇上使他筋疲力盡的顧忌時，他就用盡所有人為的方法想擺脫困擾，但最後他只好呼喊向天主求救，因為只要祂才能夠幫到他。在一個戲劇化的意象裏，依納爵自己是一個小孩，他告訴天主，無論天主給他甚麼差遣，他雖然已是成人，仍會願意追著一個小狗，只要這是上主治療他的方式。(《自傳》#23) 即時他省悟到上主這個時候待他有如校長對著一個學生，他問天主為何如此對他，原來上主已給了他一個強烈的渴望——去服侍祂。(《自

傳》#27)

茫萊撒變成一所學校，那裏依納爵開始明白到服務的焦點不在自己預先設定的工作上，服侍天主首先要可供差遣，上主自會給予指引和恩寵。上主就是主人、老師，而我們就是門徒、學生。為了使人了解上主就是領導，依納爵訴說他的五個特別神秘體驗——全部導人明白或掌握信德的最深領域：天主三位一體，天主創造萬物，耶穌臨在聖體內，基督及瑪利亞均帶有人性，最後就是不同方面的心得，包括靈性的事情及與信德的事情。（《自傳》#28-#30）天主使依納爵進修成為祂的門徒，一個肯供祂差遣的人。對於依納爵而言，可供差遣就是去服侍。在《神操》中其中一個叫「三種人」的操練裏，依納爵以第三種人的態度反映他這個立場。

當依納爵走進下一個階段——往耶路撒冷朝聖——他打開了另一扇門，這扇門引領他到服侍的另一個層次。作為朝聖者，他有很多經歷，當中他發現有一種服侍是來自信德的——相信及信賴。任何事情都需信賴，或是運用金錢（審慎地擁有或是沒有），或是選擇船隻（乘坐大一點和設備好一點的還是不要），或是與教會當局的瓜葛（准許或是不准許他留在耶路撒冷），依納爵領略到以下道理：相信並信賴天主就是服侍，依納爵對福音的默觀方法正好反映他的這個關於服侍的看法。

當依納爵決定進修好能將他侍主持人的渴望付諸實行時，他漸漸邁進另一個階段的服侍。雖然他在沙拉曼卡(Salamanca)已渴望有同行者，但他要到了巴黎進修時他才夢想成真，在那裏，他與方濟各沙勿略(Francis Xavier)和伯鐸法伯爾(Peter Faber)，還有另外四個人一起，組成「主內的朋友」的核心。依納爵是否由於基督的召叫而產生這個靈感我們不清楚，但我們知道他認為人需與別人相處，然後尋求服侍

的方法，在《神操》中關於君王召叫的那個操練，依納爵反映基督召喚每一個人跟他一起，並一起工作。

姑勿論是甚麼激發依納爵，對於甚麼是服務和怎樣實踐服務，我們見到依納爵的看法有進步了。去服侍就是與別人有聯繫，其中含意就是與人同行及接受別人與你同行，這就是耶穌的「一幫人」或耶穌會的基礎概念，這些人稱自己為基督的同行者，所以是互相作伴一起同行的人。耶穌會的服務方式總是反映一班同行的人而不是個別的使徒，依納爵式的服務歷來都是這樣：由於想與基督同行，結果是一班人一起工作。

我相信依納爵對於服務的新體會來自剛才提及的依納爵的個人經歷，這些經歷紀錄在《自傳》內，依納爵從幫助別人的角度，反省自己的經驗，結果寫成《神操》，因此，我相信《神操》涵蓋了甚麼是依納爵式服務，讓我們細看《神操》。

依納爵發現一件事情並把它傳遞給我們——天主率先去服侍。這正是依納爵與我們分享的神視，他在「原則與基礎」及「默觀天主的愛」裏面都有提及這一點。在前者他用一個像是要理內的答案來回應一個未提及的問題：「天主為甚麼造我們？」依納爵寫道：天主創造人類，目的是要人類讚美、尊崇及服侍天主，好能拯救他們的靈魂，依納爵繼續寫道：天主賜與人類不同的才華，還把創造的事物當作禮物，幫助他們認識、愛慕並服侍天主。作為人類我們要作的事，就是在眾多恩賜中，選擇能夠幫到自己的，好使我們向著永生前進。天主先服侍了我們，因為祂給了我們豐盛的恩賜，以便我們可以作出抉擇，選取其中比較能幫助我們尋覓及找到天主的。

在最後的操練「默觀天主的愛」裏，依納爵將他的立場清楚顯示

出來，這個操練與「原則與基礎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有如書擋一在前一在後。我們祈求天主恩寵，讓我們有力量以天主的方式去愛及服侍。依納爵簡略介紹的四點就是天主服侍人的四幅圖畫。當然，在前言關於愛的部分，依納爵叫我們準備，好能「見」到天主在事情上，把祂的愛表達出來——這就是天主藉著所有事情服侍我們，這些事情，這些恩賜，訴說及傳遞給我們天主有多愛我們的訊息，天主愛我們時，就是服侍我們。

身為導師而不是初次避靜者，我們該知道《神操》頭尾的數次神視，是關於一個賜福的天主，一個去愛的天主和一個去服侍的天主。天主用了不同方式傳達祂對我們的愛，祂以此服侍我們。如果天主第一個去服侍，最好的方法去學習服務的意義，就是沉醉在天主藉著眾多事情所表達的愛情，還有甚麼比這方法更好呢——所有都是對我們說的。

既然一向的傳統把「默觀天主的愛」內的四點是為「神操四週」的一個簡介，我們不妨審視「四週」的不同領域，也許比較能夠掌握天主服侍的方法，從中我們可能學到怎樣服侍。我現在選擇數個談及服侍方法的主要形象。

在「第一週」第一個操練的談話部分，我們被叫到想像耶穌的情況，我們把眼睛轉向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意象。當我們稱奇耶穌既然是聖言成為血肉，既然所有事物在聖言內受造，那麼祂為甚麼會被釘？此時我們打開心扉，在祈禱談話中聆聽祂給我們講的話。耶穌會告訴我們，祂被釘在十字架上就是一種服侍的方式。祂被天主的愛感動，又專注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愛——祂視我們如兄弟姐妹，所以祂把自己交給我們，沒有一點保留，甚至任由我們給祂處死，我們生活中犯罪，等於不斷把祂處死。但耶穌等待我們，祂的手臂打開要擁抱我們，祂

送給我們寬恕。耶穌（天主）怎樣服侍我們？祂以忍耐，以不停的歡迎，以寬恕的言語。耶穌愛，因此祂服侍。

在「第二週」我們可能望到及聽到基督發出對每人的召叫——今日的男人、女人及小孩。這個操練稱為「君王的召叫」，君王就是復活的基督，祂仍然忙於這個國度的來臨，這個耶穌個人邀請我們每一個與祂待在一起及工作。天主的國將來臨，勝利將會來自耶穌的復活；而永生就是能夠實現的目標。耶穌（天主）怎樣服侍我們？耶穌的方法就是叫我們與祂有一段親密的關係，但只是與耶穌一起是不夠的，耶穌叫我們在祂身旁協助祂，與祂一起我們為天國出力，由於耶穌愛我們非常深，所以祂想我們為國度努力時要留在祂身邊，正如耶穌自己因天父對祂的愛，祂只要與天主一起就是服侍天主，我們只需與耶穌一起就足夠，這是一種天主性的親密——無論任何一種形式的服務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們習慣以為熱心為主工作就是服務，忽略了為主服務首先需要與天主有一個充滿愛的關係。

在「第三週」第一個操練，我們會被嚇一跳，服務以一個特別的形象出現，在「最後晚餐」默觀的提示裏，依納爵著重逾越節晚餐，耶穌及門徒洗腳及聖體聖血作為祂的愛情的最大標記。逾越節晚餐是一個禮儀，在其中耶穌被稱為「天主的羔羊」，祂將梅瑟慶典提昇到一個圓滿境界，這個慶典變成慶祝「在我的血內」的新盟約，這就是耶穌服侍我們的方式：祂帶領我們加入禮儀慶典，慶祝天主與人類的盟約，因此，慶祝禮儀就是服侍。

耶穌洗門徒的腳，顯示祂是老師，希望他們明白更多事情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去服侍的含意。要他們明白，耶穌沒有叫他們專注在一件好事的一鱗半爪，而是先要反省，反省天主怎樣去服侍，耶穌

挑戰宗徒及今天我們對服務這個意念的理解，耶穌解除所有後人加的限制。

當耶穌建立聖體聖血作祂的愛的最大標記時，耶穌再次以行動顯示祂的愛，聖體是完全奉獻自己，是不斷做出的禮物，是完全奉獻自己，是不停造給祂的父親和我們，「十字架」事蹟的真實性受時間及空間限制，但每一個聖體聖血慶典給了這個事蹟——耶穌的愛的最大標記——現場感覺及意義，耶穌永遠為我們獻出自己，耶穌顯示給我們去服侍必要投降，把自己交出，沒有任何保留。

在「第四週」又再一次是第一個操練給予我們最多的啓示，教導我們去服侍的方法。在第一個操練裏，復活的基督顯現給他的母親瑪利亞，聖經上雖然沒有這個章節，依納爵不理會，只強調聖經上有提到其他的顯現，而且我們應運用自己的理解力，依納爵要我們默觀復活的耶穌怎樣顯現給祂的母親，因為依納爵要給我們一種新鮮的感覺及隨之而來的關係的改變，我們不能理解耶穌在復活前與瑪利亞的親密關係，復活後這個關係被提升至另一個層次，我們當然更加難想像，這個時候的耶穌不必有自然的、物質上的限制，祂與母親相遇時的親密只可以被描述為爆炸性的喜樂，耶穌將復活的喜樂跟祂母親分享，這就是祂服侍的方式，因此要掌握一點點這個與復活了了的耶穌的新的關係，得先從瑪利亞入手，因為她變成「鎖匙」，我們有時會體驗到喜樂，有時候卻是安慰；喜樂和安慰都是耶穌送的禮物，也是祂服侍我們的方式，在喜樂裏在安慰裏，我們感到與上主合而為一，這個感覺是很難用言語形容的。

我們在此得回到兩個「書擋」那裏——《神操》中的「原則與基礎」及「默觀天主的愛」，我們對於「去愛和在所有事物上去服侍」了解更加透徹，明白事有先後，去愛排在前面，去服侍跟在後面。以依

納爵的角度去看，愛總是服務的根和基，如果我們愛，我們就會服侍別人，依納爵見到天主愛，所以天主第一個去服侍，由於他在自己的生命中經驗過天主，他有一個全新的方法去了解服務——他經歷一個轉變，他不在停留在自己的夢想裏，在他大部份的夢想裏，他見到的是豐功偉業，天主教曉他，他現在知道了。他沉醉在天主的事情上，他注視福音中的耶穌，於是他擴大了服務這個意念，各方面都增大了，包括闊度、長度、高度和深度。

依納爵在《耶穌會會憲》裏，把他對「服務」的豐富了解寫進去，有些人可能投訴耶穌會關於使命方面規定不足，雖然在「學院的公式」（有如一個修會的基本規條）內，有提及耶穌會會士的使命，我們耶穌會會士得承認那些規定沒有怎樣限制我們的活動，相反我們為世界的需要而開了很多扇門。

依納爵在早期對跟隨基督服務耶穌得體會從來沒有離開過他，西班牙文中的 *ayudar*，意思就是去幫忙，這個字成為依納爵式服務的核心，依納爵時常想「幫助靈魂」，他的《神操》就是寫出來首先幫助導師，然後透過導師幫助做避靜的人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依納爵敦促導師該以能不能「幫助」做避靜的人來作準則，選擇該用甚麼材料。由於耶穌會會士發了誓要服從，他們的使命就會由教宗來決定，因為教宗看到怎麼樣的需求是最大的，耶穌會會士如此作，就能夠更能「幫忙」，「幫忙」很難高攀解釋為服務，因為「幫忙」不必是豐功偉業，但由於這是天主服侍人的方式，那麼就是一種服務方式。

關於依納爵式服務，我們學到了甚麼？第一，我們見到天主怎樣率先服侍人，於是我們開始學習服侍。第二，從天主那裏，我們明白到愛是基礎也促進服務；愛的表達是行動——服侍的行動——比文字

表達的多，雖然如此，我們的服務卻有必要說出及傳達愛，因為愛才是源頭。第三，服務不能受制於某種行動或事情，也不是豐功偉業。從耶穌及福音，我們認識到跟隨就是服侍，陪伴就是服侍，寬恕及慈悲就是服侍，慶祝聖體聖血就是服侍，再者我們認識到去服侍就是時常分享自己接受的，因此服侍總是隨著愛，因為愛人之間互相分享自己擁有的東西。

當我們走完這段探討服務的含意的旅程時，我們發現依納爵又引領我們到達另一個恩寵，在「默觀天主的愛」裏我們正是祈求這個恩寵，祈求我們可以充滿一種力量，能夠「去愛及在所有事物上服侍」，我們的服務方式又豐富又有深度，正如我們有不同的方式去愛，我們與天主一起行動，我們是天主的僕人，我們作好準備，極之樂意隨時候命，我們說道：我在這裏，我想服務。